

在地、風俗與文化的繫連—— 由「鬼母育兒」情節演變以觀臺灣后里「鬼母穴」傳說之獨特性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ity, Folklore, and Culture –
Examin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Dead Mother’s Grave” Legend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Plot of “Dead Mother Returns to Sucker Her Child” of Houli

李婉如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鬼母育兒」傳說由來已久，故事原型可追溯六朝志怪小說至〔南宋〕洪邁《夷堅志》有了完整的情節模式；臺灣地區則有后里「鬼母穴」故事傳衍下來。

本文通過古典文獻資料的分類、歸納、演繹，進行臺灣后里「鬼母穴」傳說之故事原型和情節的溯源。同時，后里「鬼母穴」故事和類似的故事情節進行對照比較，探討此地區在地住民的心理需求、傳統文化思維，以及對風水、民俗的集體認同等面向。藉由延伸探見后里「鬼母穴」傳說和古典文獻「鬼母育兒」故事的差異性，展現此故事繫連在地、風俗和文化的特質。

關鍵詞：鬼母育兒、鬼母穴、在地、文化、風俗

The “Dead Mother Returns to Sucker Her Child”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legend, the origin of whose story prototype can be traced back to Hong Mai’s Record of the Listener (Yi Jian Zhi) in Southern Song. In Taiwan, there is the story of “Dead Mother’s Grave” that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in Houli.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prototype and plot of the “Dead Mother’s Grave” legend of Houli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of literary 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a comparison-and-contrast is made between the “Dead Mother’s Grave” story and other similar story plots. An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ocal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needs, traditional cultural thinking,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 geomancy (fengshui) and folklore, this paper extends to find out the uniqueness of the “Dead Mother’s Grave” legend of Houli that separates it from other stories of the same kind, so as to exhibit its characteristic of connecting locality, folklore, and culture.

Keywords: Dead Mother Returns to Suckle Her Child, Dead Mother’s Grave, locality, culture, folklore

一、前言

臺灣民間有許多口耳相傳的故事，很多地方都有在地的鄉野奇譚。這些鄉野奇譚除了將以前發生過的事件繪聲繪影口傳，也包含了地方傳說和在地住民生活經歷的紀錄。以后里地區為例，《后里鄉誌》¹中就記錄了一則「鬼母穴」傳說，流傳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時間。傳說內容敘述有一名因難產而死亡的少婦，為了撫育在棺木中出生的孩子長大，以魂體現身人間購買豬肉。這一類「棺中產子」的故事在臺灣民間流傳，引起不少討論，不過一直缺乏系統性的考察分析；加之以此一傳說情節並非臺灣后里地區獨有，若往前考索，〔南宋〕洪邁《夷堅志》及元以後乃至明清小說中已有類似的簡單情節，甚至跨海的日本鬼話裡亦有雷同的故事架構，因此引起了筆者的研究興趣。

筆者考察臺灣的研究資料，有關「鬼母育

兒」傳說的相關研究成果不算豐碩，研究角度也都不盡相同。較直接相關的研究資料，有：張靜怡《育兒的鬼靈——鬼母育兒傳說故事及其相關民俗研究》²，以「鬼母育兒」傳說的故事演變和分析做為研究主題，同時觸及古今醫學的發展；然並未針對臺灣特定地區的故事進行討論。另，鐘珮媛《傳統孕產及文學作品之研究》³一書，以一章之篇幅討論棺中產子的孕產故事，藉以分析棺中產子之實際可能性及其內蘊之文化意涵。此外，許瑞麗《〈夷堅志〉中之女鬼及其意志研究》⁴，書中詳細且廣泛討論女鬼的內心情愛活動及意志的延展，與「鬼母育兒」亦有相關，只是此文偏重於女鬼角色的整體研究，非以「鬼母育兒」主題為主。

本文欲討論的「鬼母穴」怪譚屬於故事中的「鬼話」。曾永義曾將「鬼話」分成三種型態，包含「原生型」鬼話，多指鬼話的雛型階段，產生於人類的早期社會，主要表現是對於

2. 張靜怡：《育兒的鬼靈——鬼母育兒傳說故事及其相關民俗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3. 鐘珮媛：《傳統孕產及文學作品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4. 許瑞麗：《〈夷堅志〉中之女鬼及其意志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1. 陳炎正：《后里鄉誌》（臺中：后里鄉公所，1989年），頁445-446。

自然現象變化的恐懼；另有「衍生態」鬼話，產生於人類階級出現的前後，主要表現鬼神並行於世。最後是「新生態」鬼話，此中鬼的形象，已從兇殘惡毒的單一模式中，演變為部分顯得和藹可親。⁵本文欲討論的后里地區「鬼母穴」傳說，依隨著情節的轉折衍化和長時間的流傳，實際上已兼有這三種型態之特質，內容表現出對於人生某種期待的折射與描繪，因此架構出一個鬼神與人可以並行的「有情」世界。雖是鬼話，卻具有相當程度的人情趣味，成為值得研究的主題。

準此，本文將在前述基礎上，透過文獻資料的分類、歸納、演繹，由后里「鬼母穴」傳說出發，進行故事原型和情節的溯源；同時將后里「鬼母穴」故事和這些類似的故事情節進行對照比較，由后里地區在地住民的心理需求、傳統文化思維，以及對風水、民俗的集體認同等面向，延伸探見后里「鬼母穴」傳說和其他同類故事不同的獨特性，展現此故事繫聯在地、風俗和文化的特質。

貳、「鬼母育兒」故事原型與情節溯源

「鬼母育兒」這一故事母題，並非自清朝才出現。事實上，〔南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中就有〈宣城死婦〉故事：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為立祠。城中蹂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

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⁶

內容描述一名婦人為產而死，在棺中產子，因死後無乳可哺育，上街買餅餵養其子。家人得知後欲開墳以驗之，發現有一孩童坐在上頭吃餅，因此將小孩帶回家撫養。此故事，在陳春妙〈易代死生——《夷堅志》歷史／地方紀聞的臨難敘述〉有詳實剖析：「鬼魅產子的情節模式已見於六朝志怪，多為女鬼吸取生人精血、使已然腐朽的肉身得以歸原或受孕產子，而女鬼常為高門貴第或豔異非常之姿。鬼魅所生之子往往攜返人世，此露水情緣也使生人庇受貴祿。……〈宣城死婦〉也見六朝志怪『墓鬼產子』的危怖情境，女鬼生前有孕、未產受難枉死，雖為之瘞於廟後，女鬼仍形見抱兒買餅，未正常而死的身軀受葬產子，『形見』之跡成為鬼子得以歸返人世的情節線索。文末的『舉而火化』反映了人鬼殊途的思維，火化其屍以制非常，仍見六朝志怪以來他界知識和文化經驗所共構的想像投射，即死生異路的秩序表徵，然時代雜亂的地方紀聞為敘事題材，已別見新意。」⁷

另，〔南宋〕郭彖《睽車志》另有一則〈李大夫妾〉的故事：

汴河岸有賣粥嫗，日以所得錢置鋤筒中，暮則數而緡之。問得楮鏹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襖，日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渝。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鏹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闕無人境，婦人輒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嫗曰：「吾久寄寓比鄰，今良人見迎，將別嫗去矣。」嫗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屬嫗。我李大夫妾也，舟行赴官，至此死於蓐間，槁葬而去。我既掩壙，而子隨生，我死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叢，若聞兒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嫗為道其故，俾取兒善視之。」以金釵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

5.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310-314。

6. 〔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臺北：明文出版社，1993年），頁553。

7. 陳春妙：〈易代死生——《夷堅志》歷史／地方紀聞的臨難敘述〉（《中國文學研究》第30期，2010年），頁29-31。

則李大夫也。徑往發叢，嫗因隨之，舉柩而兒男啼。李大夫駭懼，因為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亡妻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⁸

故事情節敘述有一位婦人難產死亡，埋葬後在棺中產下其子，婦人每天上街買粥以餵養孩子。賣粥的老嫗赫然發現收回來的錢裡面竟有冥紙，老嫗便跟蹤婦人到了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此時，婦人突然出現，解釋每日到街上買粥的原因，並託付老嫗將所有的事發經過告知其夫，其夫得知後便將孩子帶回家撫養長大。

〈宣城死婦〉與〈李大夫妾〉情節大同小異。大抵是上街買食物，而後店家起疑，進而尋找線索、跟蹤，最後在墓中發現嬰孩，帶回家扶養。不過，這兩則故事在情節設計上有些細節值得討論。其一，鬼母因已死亡無乳可哺育孩童，故一定得向外尋求食物來源，而食物來源從餅變成粥，這應該是撰作者依據地域性糧食屬性不同而出現的情節變化。另一個部分是跟蹤的方式稍有不同，〈宣城死婦〉中是以「紅線」綁在鬼母裙上尾隨，藉由紅線的引領，發現了鬼母的秘密；而〈李大夫妾〉則是老嫗自行跟蹤了很久才發現。

除此之外，鬼母被發現行蹤後的反應亦有差異。〈宣城死婦〉中的鬼母發現有人跟蹤後，馬上隱匿消失，獨留孩子下來。〈李大夫妾〉中的鬼母則是主動現身跟老嫗訴說原由，並且託付任務給老嫗，以金釵向夫婿證明自己的身分，以利後續故事情節開展。〈宣城死婦〉的情節發展，尚有一值得注意之處，即故事最後的發展是在「發冢」後，將鬼母「舉而火化之」。打開墳墓後「火化」，是其他相關文本中未見之情節，除反映讓逝者盡快「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深植人心外，亦在故事情節安排中如實將宋代流行火葬的風氣表現出來。⁹

南宋後有許多故事都以此為原型加以改編，衍生出一系列「鬼母育兒」的傳說故事。如〔元〕《南墅閑居錄》中所記載的〈鬼官人〉：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紙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冢而滅，遂白之官，啟冢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¹⁰

〈鬼官人〉故事雖將原本複雜的故事情節簡略化，但依舊可看出其原本的脈絡，同樣是已死去的婦人為餵養孩子現身的情節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鬼官人〉情節已與地方「鄉人」產生關聯，而不只與發現鬼母的單一對象有情節上的連結。由「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已可見故事情節逐漸與「在地」對象和生活、文化聯繫的轉變。另有〔明〕王同軌所作《耳談》篇章中的〈鬼王指揮〉，故事發生的地點則為南京：

金陵郊陬鬻粳者，見有婦暮必持錢來易粳。久之，而裏中錢常耗，疑之，因不與易而尾其後。見入一墓，復聞內有兒啼聲，益大駭。人謂是王宅婦墓，因語其家。其家來聽，果然。輒發墓及棺，兒坐婦足畔，粳猶在焉。抱兒歸，合棺墓。蓋婦死時兒在腹，生而無乳，故易粳餌之。而即陰取其錢於鬻者，故耗也。後其家萬戶胤絕，兒次當嗣，故得胤。第其貌寢，稱鬼王指揮云。¹¹

此則故事特殊處為婦人黃昏之際出現購買食物，這裡的鬼母並沒有將冥紙幻化成紙錢交易，而是用其鬼怪能力，最後被店家發現錢經常短少，進而懷疑尾隨婦人才發現。作者在故事中加入不同情節的描寫，因為各種理由加油添醋，除因故事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免產生內容上差異，亦有可能因應作者為了得到當代的認同，或者是增加讀者的印象之考量。

到了〔清〕《虞初新志》所收李清創作的

8.〔宋〕郭彖：《睽車志·李大夫妾》卷三，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105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232。

9.此文討論宋代火葬的流行因素有二：一為宗教，二為土地不敷使用，讓潛在的民俗風情滲入故事文本之中。張靜怡：《育兒的鬼靈——鬼母育兒傳說故事及其相關民俗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84-85。

10.〔元〕佚名：《南墅閑居錄·鬼官人》，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說郭》卷十七，第878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02。

11.〔明〕王同軌：《耳談·鬼王指揮》卷六，《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24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612。

〈鬼母傳〉故事，情節更加完整：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妊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

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俦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悉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揚揚，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

店人毛發森豎，喘不續籲，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蟬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為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嚶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

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唯性輕跳，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張山來曰：余向訝既已為鬼，亦安事楮鏹為？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¹²

前述故事情節之推進大多著重在故事的迂迴性一因懷疑而猜測、求證，最後獲得結果。〈鬼母傳〉故事除了內容的豐富性增添了不少；另，鬼母在故事一開始即向店人自曝每日買餅的緣由，母子情深顯露無遺。開棺後的情節也強調母子之間的依賴性與連結性。

〈鬼母傳〉有別於前述故事的部分是新增了母親夜探孩兒的情節，強調母親對孩子的依依不捨，但還是得面對訣別。故事末也強調從

墓中帶出來的孩子長大成人後仍未忘母親生育之恩，對母親的感念甚深。另，〈鬼母傳〉中店家把錢投入水中以分辨買餅者究竟是人是鬼¹³，這樣的作法是清代以前未出現的情節。總結之，〈鬼母傳〉在情節上已可見明顯的文人撰作意圖，因此故事細節交代得十分清楚，也著重在刻畫母子情感，而非僅在表達對於女子未產而亡的遺憾和惋惜，更能觸動人心。

綜合以上情節，從〔宋〕《夷堅志》至〔清〕《虞初新志》有關「鬼母育兒」，誠如樊小玲〈「鬼母育兒」型故事的特徵分析〉所言：

《夷堅志》正是「宋朝志怪筆記小說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無疑，《宣城死婦》也繼承了「志怪」傳統，隨後郭象的《睽車志·李大夫亡妻》、歐陽玄的《睽車志·鬼太保》、《耳談·鬼王指揮》、《耳新·鬼王朝奉》、李清的《鬼母傳》、《閑居錄·鬼官人》、《庸庵筆記·買糕橋》、《鐵圍山叢談·鬼妻乳兒》、《睽車志·鬼妻乳子》等，無一不是出自記載奇聞軼事的筆記小說集或者札記之中。……而近現代《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民間故事全集》等資料中都收錄了「鬼母育兒」這一怪談。由此可見，志怪一直是此類型故事的傳統伊始至今，一直秉承。¹⁴

故筆者分析傳統「鬼母育兒」文獻情節得知兩個共通點：一，這些故事都共同表現出母親為了孩子不顧一切的情懷，縱使母身已經死亡，但為了孩子的生命延續，還是一再以各種方式出現在人世間，闡明了為母之「愛」與無私的「付出」，這樣情感足以跨越生死與一切阻礙。其二，可見「子嗣生養」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故事最後的結局都是把兒子帶回扶養，凸顯了傳統社會觀念對於子嗣的重視。縱使母親死亡，但只要孩子順利存活下來，對於故事來說都是一個圓滿的結局。接下來，下一章「臺灣后里『鬼母穴』傳說與傳統『鬼母育兒』情節之比較」，是想窺見古今「鬼母育兒」

12.〔清〕張潮：《虞初新志》，《筆記小說大觀（正編）》（七），（臺北：新興書局，1974年），頁4132。

13.〔清〕陳萬泉《譚談·墓生》中也有同樣的驗證是否為鬼物情節，推測可能是清朝時期流行的情節。參張靜怡：《育兒的鬼靈——鬼母育兒傳說故事及其相關民俗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31-32。

14.樊小玲：〈「鬼母育兒」型故事的特徵分析〉（《赤峰學院學報》第36卷第7期，2015年），頁106。

參、臺灣后里「鬼母穴」 傳說與傳統「鬼母育兒」 文獻情節之比較

《后里鄉志》中記載的「鬼母穴」傳說，記述臺中后里區有一名難產死亡的少婦為了撫育在棺木中出生的孩子長大，以魂體現身人間購買豬肉。這則故事地方住民皆熟知，至今仍是大家茶餘飯後的討論話題。時至今日，「鬼母穴」甚至成為后里區的觀光景區之一。本節希冀通過「鬼母穴」故事情節的鋪展，深掘此則故事的特殊代表意義，同時與上節所分析的傳統「鬼母育兒」情節進行比較，揭示后里「鬼母穴」傳說之所以在地流傳的獨特意義。

依據《后里鄉志》所記載的內容：距今一百八十幾年前的貓仔坑，曾有一位買豬肉的小婦人，向當地豬肉店賒帳，並交代向黃家要錢。事後肉店老闆去討債，黃家主人告知媳婦已死去多時，店主遂叫人暗中查訪。

有一天黃家媳婦又來買肉，黃家主人急遽前去追問，張氏說：「時機不到，不可強求。」黃家主人於是尾隨其後而行，然婦人至墓邊就不見蹤影。此時忽然聽到墳墓內有聲音，黃家主人遂回家吩咐家人前去挖墓。當墓穴被挖開時，棺中張氏的模樣如同仍在世，並已產下小孩；不過最後張氏與小孩均未復生。

比較「鬼母穴」故事情節與傳統「鬼母育兒」情節之發展，相同處在於鬼母因已身亡，故必須向外購買食物。只是在這則傳說中，鬼母購買的食物變成豬肉，較宋以至清代的鬼母以粥、餅、粬等米食類餵養孩子有所不同。豬肉，在臺灣早期社會中就是祭拜時重要的牲禮，也是餽贈長輩最具有敬意的禮品。¹⁵鬼母購買豬肉，除了暗示母親已是「亡者」的訊息，也表現了鬼母愛子心切的心意。據鄉里傳說，此事最終的結局版本有三：

傳聞一，挖墓人聽聞張氏在棺中說：「時機未到，再等待數日不可強求。」然家人卻未

停止挖掘。打開棺木後驚見張氏栩栩如生，並已經生下一子，可惜張氏尚有一腳的鞋子未穿好而前功盡棄，所以母子未能復活。

傳聞二，在打開棺木前，張氏傳聲問其丈夫：「要子還是要娘？」丈夫不假思索地回答：「要子。」語畢，突然棺木裡傳來一陣哭泣聲。打開棺木後，張氏雖然看似栩栩如生，同時也產下一子，但卻因其丈夫並未回答：「母子都要。」因此母子倆並未存活。

傳聞三，家人打開棺木後，張氏衣衫不整。家人匆忙先抱起小孩，接著扶起張氏，卻因緊張一時失手，導致張氏又跌回棺中，與孩子雙雙死亡。

結局版本的多元衍化，是后里「鬼母穴」傳說與前說最大的差異，也強化了「鬼母穴」傳說的口傳色彩，與《夷堅志》、《耳談》、《虞初新志》等以文字寫定的方式有所不同。多元的結局，不僅擴大了傳說的內容想像，也相對投射了在地住民的心理需求、傳統文化表現，以及對風水、民俗的集體認同。后里「鬼母育子」故事之所以出現這麼多情節版本，正是因為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因應了人情的想法與通俗的解釋，出現了许多故事內容的變化，這也正是「民間文學」的重要特色。¹⁶

初步分析「鬼母穴」傳說的三種情節版本，第一點傳聞的內容強調「時機未到」，與華人文化重「時」與「位」的觀念相近¹⁷；而「時」與「位」的觀念一旦落實到現世的運用，便又與「風水」相關；傳聞二，凸顯了女性地位的卑下與不受重視的情況。在「母憑子貴」的傳統觀念中，「子」之生還與否還是比「母」之生命更重要；第三種傳聞，某種程度表現出「人」與「鬼」兩方殊途的觀念，所以即便開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頁資料：「客家義民祭與神豬」。網址：<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ct.asp?xItem=111610&ctNode=3579&mp=259&kpi=0&hashid=>，查詢日期：2019年3月6日。

16. 曾永義：「『民間文學』，又稱『俗文學』。這些祖先所流傳下來的傳說故事，往往會因人類自己的喜好或期許，加油添醋，並將故事的結論導向人們想要傳達的結局。《簡明大英百科全書》中有云：『民間文學為沒有文字的民族的口頭傳說，它包括散文和詩體敘述故事、詩和歌曲……。民間文學最明顯的特點是，它是口頭文學，通常與書面文學形成鮮明的對比。它涉及說、唱和聽，它靠活人口述才能延續下去。如果某個故事忘卻了，它就完全消失了。由於遺忘和增刪，它的延續就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19-20。

17. 萬物永遠在變化流轉之中，所以人對「時」的判斷與掌握，可以說是成事之關鍵，吉凶之樞機。「時」就是「時機」，代表大的形勢、時勢。同一件事情，今天做與昨天做，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因為時機不同，情勢也會不一樣。「位」代表位置。在大的形勢之中，不同的位置也會有不同條件。以上參傳佩榮：《樂天知命：傳佩榮談《易經》》（臺北：天下文化，2011年），頁32-33。

棺後見張氏栩栩如生，卻不免因驚嚇而失手，錯失母子復生的機會。不過，不管哪一種版本，母子最終皆未復活。由此或可推測，這三種傳聞都只是為了給「母子皆亡」的故事結局一個合理的解釋；然我們卻可由這些不同的說法與情節發展，探見當地百姓的思維重點與地方風氣。

為明后里「鬼母穴」傳說與傳統「鬼母育子」情節有異的特殊性，本文以下將由在地住民的心理需求、傳統文化思維，以及對風水、民俗的集體認同進一步討論：

一、在地住民的心理需求

在「鬼母穴」傳說中，懷胎過世的婦女在棺木中產下了嬰孩，因為肉體死亡，無法哺育母乳；但愛護兒女的心依然存在，故以靈體在現世購買哺育孩兒的食物。地方上會出現這樣的傳說情節，實與地方住民的心理需求大有關聯。

「鬼母穴」傳說發生在清領時期的臺灣，當時的環境動盪不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除了族群間的集體械鬥以外，還有許多民變事件，如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這樣紛亂的環境勢必造成社會人口減少，對於新生兒的企求想必更加殷切；加之醫療條件不發達，生小孩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生產而死亡之事時有聞見。當時就有許多俗諺是比喻生產之危險，如：「田螺生子為子死」、「拼贏雞酒香，拼輸四塊枋」、「無想好死，也愛好生」、「慢生，捻界邊」等都是反應生產之艱苦與危險。¹⁸在后里，許多在地耆老都曾聽過墓地生子的故事，據傳鄰近的產婆曾到此地接生，回家後打開紅包發現裡面竟然是紙錢。隔天到該處一探究竟，發現周遭都是墓地，心生畏懼而回。¹⁹由此可猜測當時許多產婦或許是未產而亡或難產而死，無法順利生下孩子，母親也因此死亡。這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是相當大的情感衝擊，為求在心理上能夠自我慰藉，才会有這樣的傳說流傳下來。另外，多種結局版本的出現也可視為是在地住民心理需求之展現。對於現實結果的失落，藉由多種結局版本

的衍化，期待奇蹟的發生，在民間故事中完成圓滿結局，達到心靈層面的撫慰效果。

二、傳統文化思維展現

從故事情節的進展來看，「鬼母穴」故事在「母子天性」的強調之外，已進一步將臺灣早期「母—子」地位關係或「母憑子貴」的傳統觀念顯題化，這是「鬼母育子」的故事情節中未見的主題。

后里「鬼母穴」的傳說發生在距今一百八十幾年前的臺灣。當時的社會型態是男主外，女主內，男子負責工作養家，女子則是在家中照顧孩子，也因此母親和孩子的關係較為親近。²⁰在物資缺乏的年代裡，通常只在年節祭祀期間才有機會吃到肉，由鬼母購買豬肉即可看出母親對於孩子的重視與關愛程度。另由故事中產「子」而非「女」的角色設定亦可知，母親的地位必須依恃生養兒子才得以提升，顯示「重男輕女」觀念的文化影響痕跡。

「鬼母穴」故事的多個傳聞版本中，其中一個故事情節在打開棺木前，妻子問其丈夫：「要子還是要娘？」丈夫回答：「要子。」這個情節設定也暗示了傳統臺灣社會女性地位的低下，面臨生命的抉擇時，女性多數是被社會犧牲的悲情遭遇。早期的臺灣社會，呈現「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對待。女性多為依附於男性之下的附屬品，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也多是為了傳宗接代。由俗諺：「好歹粿也要會甜，好歹查某也要會生」，可看出女性的生命價值跟家族「香火」的傳承有著緊密聯繫。在「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下，兒子的出生對於母親來說更具有重要意義，既可提升母親的地位，也能鞏固母親握有的權力。

三、對風水與民俗的集體認同

中國人看重風水²¹、穴位及時辰，所以「風水」時常融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顯示中國人講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

18. 徐福全：〈從諺語看台灣的生命禮俗〉，《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4期，2008年），頁16。

19. 張基明：《仁里社區貓仔坑住戶聚落發展文史資源調查活動成果報告書—貓仔坑的故事》（臺中：臺中市后里區仁里社區發展協會，2017年），頁59。

20. 林麗珊：「傳統文化中的女人，已有其根深蒂固的形象，女人真正的特質也在文化泥漿的粉飾中喪失其原有的意義。重男輕女的文化，使得女性向來沒有地位可言，只有在身為母親之後，在子媳兒孫面前可以有較高的家庭身分，不過也不會跨越家庭門檻之外。」林麗珊：《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年），頁29。

21. 「風水」即是所謂的「堪輿學」，是中國自古以來特有的一門學問；而風水究竟是「科學」還是「迷信」，即使在廿一世紀的今日，仍舊有相當大的爭議。風水可以算是一門實證科學，身為一個現代人，風水可以說是影響人的外在環境因素。好的風水造就好的氣場，人也能因此而受益。洪榮德：《陽宅風水真義·序》（臺北：育林出版社，2003年），頁2-4。

須兼具的思維。從「風水」角度以論，不管是自己要住的房子，或是親人過世後要久眠的地方，都必須經過風水老師的指點。親屬埋葬地點的風水好壞，除了直接影響到死者是否得以安息之外，亦連帶影響後世子孫之福禍興衰。

《太平經 葬宅訣》曰：「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處也，名為初置根種。宅，地也；魂神復當得還，養其子孫。善地則魂神還養也，惡地則魂神還為害也。」²²后里「鬼母穴」的傳說中，難產的婦人就是被埋葬在當地的活穴。活穴會吸收天地精華，蓋了住宅的門庭興旺，如果葬了先人，其陰德也會恩澤後世，因此自古以來中國人皆深信只要擁有一個好的穴位，便能獲得庇蔭。后里區除了「鬼母穴」確有其地，另有許多風水奇穴被記錄、保留下來，如：「螃蟹穴」²³、「鷹仔穴」²⁴…等。

這一類傳說故事在情節中涵藏有風水或宗教的影響痕跡，其實不僅可由「鬼母穴」故事探見，日本「子育て幽靈」故事裡亦涵藏了日本「神道教」的信仰精神於其中。「子育て幽靈」²⁵的故事情節和「鬼母育兒」主題極為相似，故事發生在西元 1599 年夏天的京都。傳聞在深夜時分，都會有一名皮膚蒼白的女子，每天固定在夜深老闆準備打烊之時，帶著錢到小店內購買糖果，買完糖果後便馬上消失在道路的盡頭。女子的詭異行蹤讓老闆感到相當疑惑，於是偕同寺院高僧一起偷偷地跟在女子後面。跟著走了一會兒，老闆和高僧發現自己被

帶到了山上的墓園，此時女子也變成煙霧消失不見了。兩人不知所措的同時，聽到了細微的嬰孩的哭聲。他們倆走近一看，竟發現在棺木內女屍的旁邊有一個活生生的嬰孩；嬰孩嘴裡正含著店內的糖果。糖果店的老闆被母愛的偉大所感動，所以將這個幼小的嬰兒帶回店裡扶養。在此之後，那個神祕的女子就再也沒有出現了。隨後，這個孩子八歲時又被寺院所領養，長大後成為一名得道高僧。

與臺灣「風水」文化相異，日本在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都會舉辦「七五三節」²⁶，代表小孩脫離幼兒期進入兒童期，父母們會把孩子打扮得十分正式。當天孩子們會向神社購買應景的「千歲飴」（ちとせあめ）。自古以來，日本的為人父母者，皆期望孩子食用了神明給予的「千歲飴」，能夠健康的活到一千歲。這項習俗流傳至今，成為了日本七五三節的傳統之一。

觀察兩則故事的情節發展，臺灣后里「鬼母穴」的傳說和風水穴位有較多的關聯。故事中之所以將難產死亡的婦人葬在活穴，可能是希望能透過活穴的靈氣，使得後世的子子孫孫能有所恩澤；然而日本京都的「子育て幽靈」則較偏向日本傳統「神道教」的宗教文化信仰，將難產離開人世的婦人葬在寺廟的旁邊，因為寺廟和墳墓間，意味著「生」和「死」的界線，同時也寄託著人們對於亡者復活的渴求。

這兩則故事所觸及的文化重點雖然不同，一個強調「風水穴位」的影響；另一個則是傳統宗教信仰與孩童祈福儀式之文化展現。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這兩則故事皆顯現人們對於「生」、「死」的看法。人類迎接新生命的到來總是充滿喜悅；面對死亡卻是無法雀躍，甚至死亡是每個人都無法料想的，所以才在「母子天性」的普遍情感中，衍生了「鬼母育兒」這一類故事情節。如此，似乎才得以短暫跨越「生」與「死」的界線，同時暗示「母性」之堅強與偉大。這樣的故事情節中不僅提供生者慰藉，也提供了一種跨越死亡陰霾的可能。

22. 王明：《太平經合校》（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82。

23. 清領時期的「貓仔坑」是一片茂盛的淺山雜木林，交通十分不便，僅有數戶以務農為生的住家。農作物只能依靠水井或水池來維持灌溉用水。「螃蟹穴」就位於貓仔坑某處的山坡下，穴旁有一處山泉水，水質十分清澈，供應附近的水田灌溉，且常年累月冒出水泡，似如螃蟹而得名。相傳為不可多得之風水寶地，若先人葬於此後代必出領袖人才，但是好景不常，最後因諧音誤會而遭到破壞頓成死穴。

24. 「鷹仔穴」故事流傳在后里鄉仁里村。據傳清朝時臺中有一大戶人家，經地理師的指引在貓仔坑修築祖墳，當時這大戶人家祖墳「進金」之日，突然有一隻雄鷹自林間飛出，停在墓碑上展翅振膀，並跳下啄食供祭雞隻，撕裂後躍上墓碑慢慢吞食，主人急問地理師如何處理，地理師回答：「有量才有福」，此乃「鷹仔穴」之天機不需多問，只要靜候老鷹吃飽自然離去就好，並交代往後來掃墓，不可燃放鞭炮，以免驚嚇老鷹。而後傳說中的這戶富貴人家的第四代子孫中，有一人因不相信此一說法，認為是野鷹饑餓覓食的自然現象，便把老鷹擊落，不僅墓碑上染滿鮮血，同時在墓碑右上方留下一個清晰的彈孔。自此以後，這戶富貴人家每年的掃墓祭祖，不再再有老鷹出現，傳聞這戶人家也因此家道沒落。據地理師說：鷹穴以鷹引氣，老鷹一經擊斃，墓碑又被子彈擊中留有彈孔並且染上血跡，已破壞了寶穴的靈氣。

25. 〔日〕さねとうあきら：《子育て幽靈》（東京：瞬報社寫真株式會社，2011 年），頁 1-28。

26. 〔日〕土井尚道：《暮らしのならわし 12 ヶ月》（東京：株式會社飛鳥新社，2014 年），頁 228-229。

肆、結論

本文考察「鬼母育兒」相關研究資料，將傳統「鬼母育兒」傳說的情節演變逐一梳理，以觀臺灣后里地區的「鬼母穴」傳說之在地故事流傳的獨特性。

后里「鬼母穴」傳說的原型可回溯至洪邁《夷堅志》中〈宣城死婦〉的故事情節；另，元、明、清代的故事及小說中亦有相關情節出現。這些故事都共同表現出為母之「愛」與無私的「付出」，強調這種情感足以跨越生死與一切阻礙。此外，從這些故事中也可見「子嗣生養」的觀念根深蒂固。

后里「鬼母穴」傳說前承上述兩項情節重點，又通過結局版本的多元衍化展現情節內容的獨特性。多種版本結局的出現，可視為是在地住民心理需求之表現。對於現實結果的失落，藉由多種結局版本的衍化，期待奇蹟的發生，在民間故事中完成圓滿結局，達到心靈層面的撫慰效果。另，「鬼母穴」故事已將臺灣早期「母—子」地位關係或「母憑子貴」的傳統觀念顯題化，這是「鬼母育子」的故事情節中未見的主題。最後，由后里「鬼母穴」傳說與風水穴位的緊密關聯，加上后里地區諸多的「活穴」傳說，皆可見當地的住民對於風水與民俗的集體認同。

本文從「鬼母育兒」的故事原型尋索，進一步探討后里地區的「鬼母穴」傳說所特有的在地文化思維展現與住民的心理需求，也揭示了「鬼母穴」傳說與風水民俗的關係。這類故事提供了一種跨越死亡陰霾的可能，具有療癒生者的效果；也讓我們得以短暫跨越「生」與「死」的界線，見證、體會「母子」之間不可割捨的情感與天性。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一）古籍專書（依年代排序）

- 〔元〕佚名（2006）：《南墅閑居錄》，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說郛》卷十七，第878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宋〕洪邁（1993）：《夷堅志》，臺北：明文出版社。
- 〔宋〕郭彖（2006）：《睽車志》，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105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明〕王同軌（1995）：《耳談》卷六，《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248冊，濟南：齊魯書社。
- 〔清〕張潮（1974）：《虞初新志》，《筆記小說大觀（正編）》（七），臺北：新興書局。

（二）近代專書（依姓氏筆畫排序）

- 王明（1997）：《太平經合校》（上），北京：中華書局。
- 林麗珊（2001）：《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
- 洪榮德（2003）：《陽宅風水真義·序》，臺北：育林出版社。
- 張基明（2017）：《仁里社區貓仔坑住戶聚落發展文史資源調查活動成果報告書－貓仔坑的故事》，臺中：臺中市后里區仁里社區發展協會。
- 陳炎正（1989）：《后里鄉志》，臺中：后里鄉公所。
- 陳慶浩、王秋桂（1989）：《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臺北：遠流出版社。
- 傅佩榮（2011）：《樂天知命：傅佩榮談《易經》》，臺北：天下文化。
- 曾永義（2003）：《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

（三）國外專書

- 〔日〕さねとうあきら（2011）：《子育て幽霊》，東京：瞬報社寫真株式會社。
- 〔日〕土井尚道（2014）：《暮らしのならわし12ヶ月》，東京：株式會社飛鳥新社。

二、期刊論文

徐福全（2008）：〈從諺語看台灣的生命禮俗〉，《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4期。

陳春妙（2010）：〈易代死生——《夷堅志》歷史／地方紀聞的臨難敘述〉，《中國文學研究》，第30期。

樊小玲（2015）：〈「鬼母育兒」型故事的特徵分析〉，《赤峰學院學報》，第36卷第7期。

三、學位論文

張靜怡（2010）：《育兒的鬼靈——鬼母育兒傳說故事及其相關民俗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

許瑞麗（2015）：《《夷堅志》中之女鬼及其意志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鐘珮媛（2008）：《傳統孕產及文學作品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博士論文。